

## 優婆塞戒經研習之二十四



# 談如何以堅固心學修實義菩薩

智銘

佛弟子既發菩提心，要修菩薩道，就要修成爲一個實義菩薩，而不要做一個假名菩薩。如何才能修成爲一個實義菩薩呢？善生因此而請問佛陀：

「善生言：『世尊！義菩薩者，云何自知是義菩薩？』」

這二句問話中的「義菩薩」，即是指「實義菩薩」，要修成爲一實義菩薩不是件簡單的事，所以善生才有此問。佛陀共說出十四點的修學法。佛陀說：

「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修苦行時，先自誠心。」

「修苦行」：這是佛陀告訴善生的第一法。「苦行」，就是難行能行，這是外道的行法，認爲苦行可以出離解脫之道，佛陀在出家之初，就是從外道修苦行的。

「先自誠心」者，是說修苦行的要件，是先要有誠心，所謂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無誠心即不能修苦行。佛陀以自己過去修苦行的實例，來證明他的說法。

「善男子！我念往昔行菩薩道時，先從外道受苦行法，至心奉行，心無退轉。」

這幾句話是佛陀說明會以至誠之心，先從外道受苦行法，既行苦行以後，即以至誠之心奉行其法，中途不會退轉。所修的苦行法是什麼呢？佛陀說：

「無量世中，以灰塗身，唯食胡麻、小豆、粳米、粟米、等，同各一粒。」

這幾句經文是說明「吃」的苦行，每天只吃一粒胡麻子、小豆子、粳米、床等的食物，可說量少至極，飢餓之苦，難以想像。「以灰塗身」者是指修無衣可穿的苦行。

「荆棘惡刺、椽木，地石以爲臥具。」

這三句是指睡臥的苦行，只能以有刺的荆棘、椽木——即抽打身體用的木條、地石——即石頭、石片、石塊。以這些東西爲臥具，至爲痛苦，但佛陀能夠忍受。

「牛屎、牛尿以爲病藥。」

在有病苦的時候，必須醫治，古時無醫藥，只能吃牛屎、喝牛尿來治療。現在仍有喝人尿助健康的說法，但無喝牛屎治病者，其唯佛陀難行能行。

「盛夏之月，五熱炙身；孟冬之節，凍冰褫體。」

這四句是說明天候帶來的苦，夏天熱，故五熱炙身，就是五體有如火炙似的痛苦；到了冬天的時候，天氣寒冷，結在身上的冰而不是衣，實痛苦難耐。但佛陀能忍受這熱、凍之苦。

「或受草食、根食、莖食、葉食、果食、土食、風食。」

這幾句也是說明食的痛苦，前面說的果實還可以充飢，而現在說的却是草食，與畜生之食無異，這種痛苦佛陀也能忍受。在無草可食的時候，只好灌風充飢。

「作如是等苦行時，自身他身，俱無利益，雖爾，猶故心無退轉，出勝一切外道苦行。」

修這樣的苦行，佛陀明知對自己對他人都沒有利益可得，雖然如此，但既發苦行之心，當不退轉，而且所修苦行，比諸外道還要勝過一籌。由此可見佛陀道心堅固。

「善男子！我於往昔，爲四事故，捨棄身命：一者、爲破象生諸煩惱故。二者、爲令象生受安樂故。三者、爲自除壞貪着故。四者、爲報父母生養恩故。菩薩若能不惜身命，即自定知是義菩薩。」

這一段經文是佛陀說明自己曾四次不惜身命。第一次是爲破象生煩惱，第二次是爲象生受安樂，第三次是爲破除自己的貪著

心，第四次是爲報父母生養之恩，在四次捨身之中，二次爲象生之利，一次爲報恩行，只有一次是爲自利。可見佛陀在菩薩因地時，就知道自己是位實義菩薩，凡是其他菩薩能不惜身命者，也能自知爲實義菩薩。

「善男子！我於往昔爲正法故，剝身爲燈，三千六百。我於爾時，具足煩惱，身實覺痛，爲諸象生得度脫故，諷心令堅，不生退轉。爾時即得具足三事：一者、畢竟無有退轉，二者、得爲實義菩薩，三者、名爲不可思議，是名菩薩不可思議。」

佛陀在因地時，曾經剝肉爲燈，每剝一塊肉即燃一燈，共剝了三千六百塊，燃點三千六百燈。剝肉之時，痛苦難當，有痛苦就有煩惱，但爲了度象生，告訴自己要堅心忍受，不能退轉，因此之故，乃能成就三種功德：

第一是：始終保持了一顆不退轉的堅固心。

第二是：成就了爲實義菩薩的果位。

第三是：成就了不可思議菩薩的德名。

因此，佛陀自認是位實義菩薩，凡能行此行者，亦必自知爲實義菩薩。

「又我往昔爲正法故，於一劫中，周身左右受千瘡苦，爾時具足一切煩惱，身實覺苦，爲諸象生得度脫故，諷心令堅，不生退轉，是名菩薩不可思議。」

佛陀又舉例，說明在過去的一劫之中，爲了度脫象生而身受千瘡之苦，那時煩惱、痛苦攻心，但告訴自己要堅固自心受苦，不可退轉，所以成就爲不可思議實義菩薩。

「又我往昔爲一鴿故，棄捨是身。爾時具足一切煩惱，身實覺苦，爲諸象生得度脫故，諭心令堅，不生退轉，是名菩薩不可思議。」

佛陀說明自己過去爲了一隻鴿子，而棄捨身肉，去療飢餓中的老鷹，割肉之時，痛苦難當，但爲了度象生，所以告訴自己要堅固自心，不生退轉，因而成就了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。

「善男子！一切惡友諸煩惱業，即是菩薩道莊嚴伴，何以故？一切凡夫無有智慧正念之心，故以煩惱而爲怨敵；菩薩智慧正念具足，故以煩惱爲道伴，惡友及業，亦復如是。」

有煩惱才能成就菩提，無煩惱即無菩提可得，所以佛陀不以惡友、煩惱爲苦，反而以惡友、煩惱爲道伴。在一般的凡夫之人，因爲沒有修得智慧，因此沒有正念之心，才會以惡友、煩惱爲敵人，不敢與之接近。而菩薩修具了智慧，具足了正念之心，所以認煩惱、惡友爲道伴，有了它們才可以時時警惕自己不可爲惡，不可生煩惱，能作到如此正念，定心不動者，即是實義菩薩。

「善男子！捨離煩惱，終不得受惡有之身。是故菩薩雖現惡業，實非身、口、意惡所作，是誓願力，以是願力，受惡獸身，爲欲調伏彼畜生故，菩薩現受畜生身，善知人語、法語、實語、不羸惡語、不無義語，心常憐愍，修集慈悲，無有放逸，是名菩薩不可思議。」

佛陀認爲：凡是捨離煩惱，不爲煩惱而心生痛苦者，依因果律來說，是不會受惡有之身的。但是却有菩薩示現爲畜生道的惡身，如獅子身、老虎身。菩薩之所以受此等身，不是爲惡，而是

爲了發願，方便度化那一類的惡性畜生，所以菩薩才受畜生身。雖然受了畜生身，但他能善知人語、法語、實語，如馴獸師訓練獅子、老虎時，都能聽受馴獸師語而動作。又如鸚鵡、八哥能學念佛。一切的畜生都不會說惡語、無義語，不造口業。而菩薩所受的畜生身，更具憐愍心，修集慈悲，不敢放逸。在惡道中而不行惡的菩薩，才是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。

「善男子！我於往昔受熊身時，雖具煩惱，煩惱於我，無自在力，何以故？具正念故。我於爾時，憐愍象生，擁護正法、修行法行，受瞿陀身、劫賓耆羅身、兔身、蛇身、龍身、象身、金翅鳥身、鴿身、鹿身、獼猴、羚羊、雞雉、孔雀、鸚鵡、蝦蟆。我受爲是鳥獸身時，雖具煩惱，煩惱於我無自在力，何以故？具正念故。憐愍象生，擁護正法，修行法行。」

這一段經文，是佛陀說明自己在因地修菩薩道時，爲了度象生，而多次受畜生身。每受一次畜生身，就有很多的煩惱，但一切的煩惱對他沒有自在力，爲什麼呢？因爲他具有正念之故，凡具有正念者，即可以轉煩惱成菩提，若讓煩惱在自己的身心中得自在力者，則自己就被煩惱所轉，就生生爲畜生身而不能出離了。佛陀之所以能於各種畜生身來去自如者，是因爲他具有正念之心，所以雖有煩惱，但煩惱對他失去自在力，能如此者才名之爲實義菩薩。

「善男子！於飢饉世，我立大願，以願力故，受大魚身，爲諸象生離於飢渴，食我身者，修道、念道、無惡罪過；疾疫世時，復立大願，以願力故，身爲藥樹，諸有病者，見、聞觸我及食皮膚、血肉、骨髓，病悉除愈。」

這一段經文，是佛陀說明自身過去發大願受身的本生故事：第一次是因為衆生正處於飢饉之中，佛陀發大願受大魚之身，衆生得大魚而食，乃解飢饉之苦。凡是吃了大魚身者，都發菩提心而修道、念道，從此不再有罪惡。第二次是正值疾疫流行，衆生爲病所苦，佛陀又發大願，受身爲藥樹，藥能治疾疫，所以衆生有的刮樹皮爲藥、有的剝樹身內、骨髓爲藥。其他凡是見到、聞到、觸到藥樹者，一切的疾病都被除去而痊癒。只要能度衆生，佛陀以各種身方便利益衆生。所以佛陀說：

「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，受如是苦，心不退轉，是名義菩薩。」

這幾句是這大段經文的結語，說明大菩薩爲度衆生，受各種身，受各種苦，生各種煩惱，都能以正念之心忍受，其心堅固而不退轉，能如此者，才是實義菩薩。

菩薩爲了堅固自心修成實義菩薩，又必須修下面諸行，佛陀說：

「菩薩修行六波羅蜜時，終不希求六波羅蜜果，但以利益衆生爲事。菩薩深知生死過患，所以樂處，爲利益衆生受樂故。菩薩了知解脫安樂、生死過患，而能處之，是名菩薩不可思議。菩薩所行，不求恩報，受恩之處，常思反報。」

「菩薩修行六波羅蜜」者，即是修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六度。修每一度都有每一度的果報，如修行布施，可以得福德之報；修行持戒，可得清淨之報；修行忍辱，可得無瞋恚的淨土之報；修行精進，可得無懈怠之報；修行禪定，可得安隱之報；修行般若，可得成就智慧之報。

「終不希求六波羅蜜果報」者，是說修行六波羅蜜，一定有分別的果報，但菩薩若先存果報之心，即是着相，着相而求，反無果報可得，所以菩薩不希求果報而修六波羅蜜。

「但以利益衆生爲事」者，是說菩薩修行六波羅蜜，一切以利益衆生爲事功。除此以外別無所求。

「菩薩深知生死過患」者，是深知生死爲苦、爲空、爲無常，所以有無窮過患，因此不貪戀生死。

「所以樂處」者，是與生死中的衆生樂處，這是爲了度生死中的衆生出離生死，所以不得不與衆生樂處。

「爲利益衆生受安樂故」者，菩薩與衆生樂處，將生死中的衆生度出生死苦海，入住涅槃之中受安樂的利益。

「菩薩了知解脫安樂，生死過患，而能處之」者，是因為菩薩已修行六度，成就了般若智慧，所以能了知解脫與安樂的法門，也了知生死過患。由於菩薩能正念安住，所以能處生死中，也能處涅槃中，沒有分別。

能修得以上功德者，是名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。

「菩薩所行，不求恩報」者，是說菩薩度脫了無量、無邊、無數的衆生，雖有這樣的大行，却不求恩報，若求恩報，這就是着相，與實實行爲無異，就沒有功德了，只能稱之爲假名菩薩，而不能稱之爲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。

「受恩之處，常思反報」者，菩薩施恩於他人，不希求恩報，但若受他人施恩，却應常思反報。即所謂「施恩不望報，受恩不忘報」是也。若菩薩受恩而不報，就成了忘恩負義者，不可

稱之爲實義菩薩了。所以佛陀說：

「善男子！一切衆生常求自利，菩薩所行，恒求利他，是名菩薩不可思議，菩薩摩訶薩具足煩惱，於冤親所等利益，是名菩薩不可思議。」

這幾句經文，是將衆生與菩薩作比較，一切衆生常求者都是自利，而菩薩的所行，恒常是利他的。所以才名之爲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。

菩薩又能具足煩惱，於煩惱中具自在力，不爲一切煩惱生障礙。因此對於冤之與親，利益均等，無分別心的煩惱，因此可以名爲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。

佛陀再將菩薩與外道相比較，也較殊勝，佛陀說：

「善男子！若諸外道化衆生時，或以惡語、鞭打、罵辱、擯之令出，然後調伏，菩薩不爾，化衆生時，無麤惡語、瞋語、綺語，唯有軟語、真實之語，衆生聞已，如青蓮遇月，赤蓮遇日。」

這一段經文，將菩薩與外道比較的結果，外道度化衆生的時候，常以粗惡語，甚至用鞭抽打，罵詈羞辱，並將他逐出教外，若衆生能一一忍受，才予以調伏。菩薩度衆生，則不用這種方法，不用粗惡的、瞋恚的、不正經的語言相教導，而是用柔軟語、真實語相教導，衆生聽了，有如青蓮遇月，赤蓮遇日一樣的舒暢。因爲青蓮華遇晚上明月當空時即盛開，赤蓮華則遇明日高照時盛開，二者相得益彰，效果殊勝，所以才名之爲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。

佛陀再以菩薩行布施等來說明不可思議，佛陀說：

「善男子！菩薩施時，財物雖少，見多乞求，不生厭心，是名菩薩不可思議；菩薩教化盲、聾、瘖、瘡、癩、愚癡、邊地惡衆生時，心無疲厭，是名菩薩不可思議。」

菩薩行布施的時候，所施的財物很少，可是乞求布施的衆生却很多，若是一般人對這麼多乞者，見了會生厭心，而菩薩不生厭心，反生慈愍心，這樣的菩薩才可名之爲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。

菩薩在教化盲、聾、瘖、瘡、癩、愚癡、生於邊地的惡衆生時，心理上既不覺疲倦，也不生厭，以憐愍心善爲教化度脫，所以才名之爲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。

佛陀除了作以上比較外，另外提出各種功德，說明菩薩不可思議，佛陀說：

「善男子！菩薩有四不可思議：一者、所受重物能以施人，二者、具諸煩惱能忍惡事，三者、離壞之家能令和合，四者、臨終見惡說法轉之，是名菩薩四不可思議。」

這一段經文，是以四種功德說明菩薩的不可思議：

- 一 是自己所受的貴重財物，能夠以之施與他人無惜。
- 二 是雖處諸煩惱之中，能忍受煩惱惡事，而不生煩惱。
- 三 是有敗德之人叛離，菩薩能度化令其和合如昔。
- 四 是雖臨命終時，見有惡者，仍爲說法轉化。

因爲有這四種功德，所以是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。

「復有三事不可思議：一者、訶責一切煩惱，二者、處煩惱中而不捨之，三者、雖具煩惱及煩惱業而不放逸。是名菩薩三不可思議。」

這一段經文，是以三種功德說明菩薩不可思議：

一是訶責一切煩惱，不管該煩惱對己如何有利，仍一律訶責，不似一般人樂着於有利的煩惱中。

二是處煩惱中而不捨煩惱，蓋一切有爲法，本體即是空，煩惱的本體也是空，菩薩處煩惱而正念住心，雖處煩惱而不爲煩惱所困，若起心捨煩惱，即是作意，作意非解脫。

三是雖具煩惱因緣或煩惱業縛，但不因此而放逸，反而精進修道。則一切煩惱與業，不生危害。

菩薩修具了這三種功德，所以名爲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。

另外菩薩還有三種功德，佛陀說：

「復有三事不可思議：一者、始欲施時，心生歡喜。二者、施時爲他，不求果報。三者、施已心樂，不生悔恨，是名菩薩三不可思議。」

這段經文中的三種功德，是討論布施的行爲，這在前面已有類似的說法。這布施三功德是：

一者、行布施的時候，心生歡樂，而不是心不甘情不願地行施，因爲心生歡樂，所以是行無量布施。

二者、「施時爲他，不求果報」者，這是行無相布施，若求施者報償，則無功德，不求報而施，功德無量。

三者、布施以後，不生悔恨，這是行無碍布施，一心行布施，沒有悔恨的心理障礙，功德無量。

成就以上三種功德的布施，可名爲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。佛弟子究竟是要做一個怎樣的菩薩，全靠自己的觀行，佛陀說：

「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作是行時，自觀其心；我是名菩薩耶？義菩薩乎？衆生若能作如是事，當知是人即義菩薩也。」

假名菩薩與實義菩薩的作爲，全靠自己的心行，若佛弟子時時自觀其心，反省所作所爲是符合假名菩薩呢？還是符合實義菩薩呢？若發現自己的行爲趨於假名菩薩，立刻改正過來，使之向於實義菩薩的修行，能如此者，才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真正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了。

佛陀最後作結論說：

「善男子！菩薩有二種：一者、在家，二者、出家，出家菩薩作如是事，是不爲難；在家菩薩爲如是事，是乃爲難。何以故？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圍繞故。」

作一位實義菩薩，出家之人較爲容易，因出家之人所受的戒律較完具，惡因緣也少；在家之人所受的戒律較少而不完具，且惡因緣多，所以要修成一位實義菩薩，非常不容易。若在家之人具堅固心，學修菩薩道，就可以成爲一位不可思議的實義菩薩。